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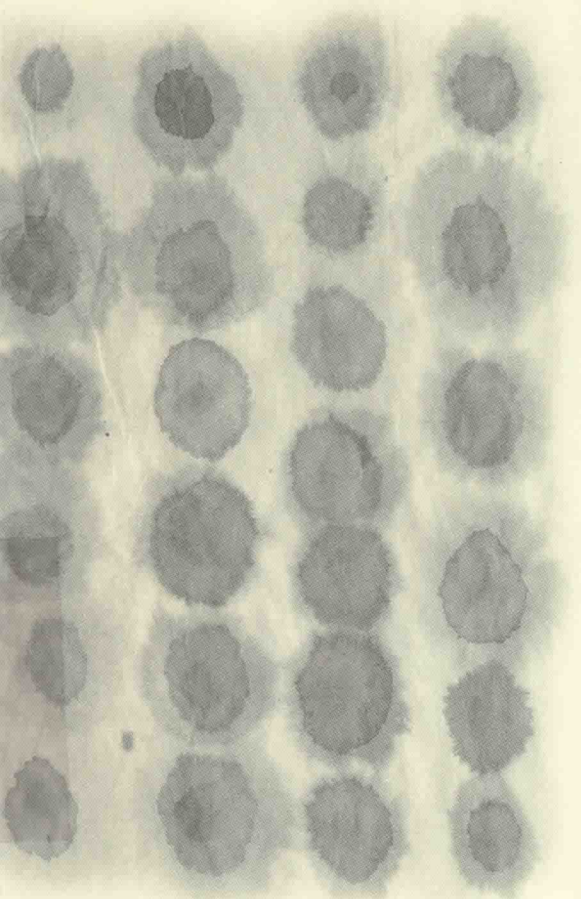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集

雍措 著

凹村

作家出版社

ཁོ་མོ་མཉམ་འབྲེལ་བྱེད་པའི་སྐབས་ལྟེན་ལྟར་
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三辑）



མཚན་མཛུགས་པུ་སྒྲིག་པའི་སྐུ་ཚེ་
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三辑）

凹 村

雍措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凹村 / 雍措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5063-8059-1

I. ①凹… II. ①雍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29576号

凹 村

作 者: 雍 措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翟跃飞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84 千

印 张: 22.25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059-1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	丹 增	阿 来	邹 瑾
	刘成鸣	文国栋	阎 柏
策 划：	益西达瓦	才让太	黄政红
编委会主任：	相 洛	王秀琴	鲁永明
副 主 任：	葛 宁	马铁峰	松 涛
执行副主任：	拥 措	阿夏·彭措达哇	
	格绒追美	龚建忠	阿布司南
成 员：	李琴英	才仁当智	尹向东
	雍 措		

为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序

阿 来

康巴作家群是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的作家群体。2012年和2013年，分别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第一辑和第二辑，共推出十二位优秀康巴作家的作品集。2013年，中国作协、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在北京联合召开了“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”，我因为在美国没能出席这次会议。今年，康巴作家群书系将再次推出第三辑，近十位作家的作品。这些康巴各族作家的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，但我个人认为，若干年后回顾，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康巴（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、西藏的昌都地区、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）这一区域，历史悠久，山水雄奇，但人文的表达，却往往晦暗不明。近七八年来，我频繁在这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，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，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：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，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，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，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。直到两百年前，三百年

前，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。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，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“他者”。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，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，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。但“他者”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到差异多，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致于“怪力乱神”也不乏其人。

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：他们自己的生存感。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。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。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。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。因为地域，族群，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，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，才得以呈现，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。

未经表达的存在，可以轻易被遗忘，被抹杀，被任意篡改。

从这样的意义上讲，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。

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。感性与理性的认知：观察、体验、反思、整理并加以书写。

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。

人在观察、在体验、在反思、在整理、在书写。

这个人是主动的，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。

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：自然环境中的、人，生产关系中的人，族群关系中的人、意识形态（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）笼罩下的人。

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，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，人的地位过于渺小，而且过度顺从。

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

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。我曾经有一个演讲，题目就叫作《不是我们走向世界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》。所以，康巴这块土地，首先是被“他者”所书写。两三百年的过去，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。其中的一部分人，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，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，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，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，于是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。
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我才讲“康巴作家群”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，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这种书写，表明在文化上，在社会演进过程中，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，这是精神上的“觉悟”者才能进入的状态。从神学的观点看，避世才能产生“觉悟”，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，所以，入世也能唤起某种“觉悟”，觉悟之一，就是文化的自觉，反思与书写与表达。

觉醒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人。

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，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，聚光于人所适应的历史与现实，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。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，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，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。

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。

所以，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，文学是大道，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。

也正由于此，我得知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又将出版，对我而言，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。在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上，有越

来越多的各族作家，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，来书写这片大地，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，前所未有的生活，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！

文学的路径，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，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，较之于“他者”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，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。因为，文学不是自树藩篱，文学是桥梁，文学是沟通，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。

(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)

目录

遗落在凹村的日子

风过凹村 / 003

滑落到地上的日子 / 011

母亲的土地 / 020

花篮子背篓 / 025

不结果的树 / 028

听年 / 033

漫过岁月的绿 / 048

凹村杨二 / 054

那边山 这边山 / 060

哑巴的杉山记忆 / 063

荒野 / 069

阿妈的歌 / 072

凹村记忆 / 077

宿地 / 082

又是一年樱桃红 / 085

第一张和最后一张老照片 / 089

名字的那些事儿 / 093

植被茂盛的地方 / 097

童年散记 / 100

梦里的雪 / 115
风眼病的爸爸 / 118
老人与狗 / 124
野种 / 129
梦魇 / 131
一片白杨林 / 134
我的伯伯 / 138
雪夜 / 142
遗像里的爱情 / 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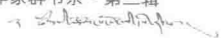
从凹村寄出的信

鹅的来世 / 151
像马一样死去 / 153
张瓜子的女人 / 155
赶命 / 158
雪村 / 161
牛和牛的事儿 / 163
一棵枯草命 / 168
暗夜 / 170
骗局 / 174
奇特的阿爷 / 177
走丢的老黄牛 / 180
阳光里的阿妈 / 182
缺心病 / 184
老二的摩托车 / 187
多拉花 / 190
捞不起来的月亮 / 192

没有根的仇恨 / 196
鹿血 / 199
唐爪子的伤心事 / 203
闻雨的哑巴 / 209
鸡娃养猪 / 212
心里的石头 / 215
一线村 / 218
窗外 / 225

缤纷秋落叶

让灵魂去放牧蓝天 / 229
邻居 / 235
彩虹桥边的老人 / 243
回忆我的定波 / 247
高原的天空 / 253
多雨的季节 / 256
零点 / 261
静处，想起一阵风 / 266
思念 像风中的叶子 / 271
给春天留个印记 / 275
流淌在生命里的水 / 278
溜溜小城中老去的人 / 282
草原故事 / 285
飘雪之前 / 288
陷阱 / 291
记忆里的人儿 / 294
冬天走过的痕迹 / 302



听风者 / 310

天黑请闭眼 / 315

暖夜 / 319

冬之命 / 323

如果祈祷开放在白云里 / 327

听 风拂过的声音 / 333

窗外的小鸟 / 339

邂逅 / 342

遗落在凹村的日子

风过凹村

说凹村的风之前，得说说凹村的样子。

左右都是山坡，各不相同，也不对称，有高有低，有急有缓，最后殊途同归，汇集在硬板子山上。硬板子山偶尔长些杂树杂草，不长草的地方，露出白花花的石板。上了年纪的人说，这山老了，患上了白癜风。不管是不是得了白癜风，硬板子山是凹村离天空最近的山，活在高处，过着神仙的日子。

凹村坐落在两坡之间，硬板子山之下，既像硬板子山孕育的种，又像两坡中生长出的苗。但归结起来，坡和山本身就是连体，断胳膊断腿的事情，说出去、看上去都是不好。我想坡和山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在日子里和平共处了下来，显得和和睦睦，招其它山体的羡慕。

有山体的呵护，凹村像宠儿一样，在其间活得安然，与世无争。

站在远处看，凹村又是坡和山的隔，这隔不深不浅，不长不短地立在那里。有了这道隔，两坡种植的果树完全不一样。这点在春秋两季尤其突出。

春天，左坡的果树开花，右坡的果树还没有醒过来，等左坡花开得不想再艳了，右坡的又开始开了；秋天，右坡种的果树都是不耐寒的种，叶子先黄，而左坡却绿油油的。活在凹村的人，记忆里总是觉得春秋在凹村呆的日子很长很长，长得他们有时经常忘记还有夏冬两季的存在。

凹村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，没说到位的，你再去问问每天镶嵌在天上的云朵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它们无事可做，观察得一定比我细微。跑边的话不多说，我们要回到风的主题上。

凹村，风是有性格的。高兴的时候从左坡来，不高兴的时候往右坡来，特别憋屈的时候，从硬板子山来，顺变捎些小石子下山。小石不争气，蹦跳两下，就被杂草荆棘给逮住了。

风，有没有同时从三面都来的时候呢？

“少，我活九十五了，只见过一次。那次，天阴得跟灶里的锅底灰一样，乌云压着地面，闪电发着怒火，一次次撕裂黑压压的云层。凹村生长在黑暗里，树枝发出折断的声音，木门用板凳抵着又被推开，窗户嗤嗤作响，房顶上的青瓦一片片被掀落下来，一朵朵黑云从有缝的缺口里钻进屋，寻找着什么。村人躲在柜子里、床下，大人捂住孩子的嘴，不让哭出声，生怕被黑云寻了去。过了一个晌午，风嘶叫的声音减弱了，凹村人悄悄从藏着的地方探出头来，天晴了，太阳高高挂在天空，地上乱七八糟的杂物，证实了刚才发生的一切。”老人说完，思想还停留在那场大风中，收不回来。

凹村的风，吹老了一代代凹村人，又迎来一个个新生命。它留给凹村人的不止是记忆，还有一些渗进骨子里的东西，抹不去，忘不了。

吼 声

风，天生是捎信儿的种。在凹村，张溜子破沙沙的吼声，最能说明这点。

“眼睛大，嘴巴大，鼻子大，里里外外不消腾。”不知道哪辈祖宗留在凹村的话，用在张溜子身上，简直是贴身。张溜子的爷

爷长成那样、父亲长成那样、现在的张溜子也长成这样。村人都说，张溜子家下的种干净，不像有些家，到哪一辈就长得祖宗不像祖宗，阿爸不像阿爸了。种纯，是夸奖张溜子家，他走在人前人后都为此很是得意。张溜子得意的还有件事情，就是他遗传的破沙沙的嗓子。这样的嗓子养活了他的爷爷、阿爸，到他这里，又养活了他。当然，他心里亮堂着，除了遗传，他还应该感谢凹村的风，要不光靠嗓子的力气，是不够的。

张溜子的嗓子，对于在煤油灯下过日子的人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凹村人称张溜子叫“吼声”大哥。但凡凹村有婚丧嫁娶之事，都叫他来打理。以前也有几个凹村男人想当吼声大哥，可试过之后，不是喉咙破了，就是嗓子哑了。只有张溜子一直坚持着，而且越吼，嗓子越亮堂。

张溜子说，这都要归功于凹村的风。他是个会借风传信的人。

怎么个看法，他说只要他前面，站着一棵有叶子的树就可以了。树叶左偏，风来自左坡，他的嗓门就往左吼；树叶右偏，他的嗓门就往右吼。风是有脚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捎信的速度自然快。

在风中，张溜子破沙沙的声音，越来越有味道。他知道哪个字被风带到哪里会绕个弯，那个字他就会拖得长长的；哪个字被风带到哪里，会窜进葡萄林，他就吼得粗些。

“酒摆起，烟散起，远方的贵客，莫客气。鞭炮响起，筷子动起，宴席走起。”风把他的的话，捎到每家每户的窗户里，不多一字，不少一字，凹村人总是能按着时间去赴宴。

风，有时颤悠悠的，张溜子的吼声也跟着颤悠悠的；风，有时急躁躁的，张溜子的吼声也急躁躁的。远近几个村子的吼声大哥，都没有张溜子的声音好听。

张溜子说，他这辈子一直会走在风里，让凹村的风，养活他。